

# 南通烘番芋，香飘海内外

□安铁生

»

我昔日所在单位的老同事林女士才60岁,就因胃癌不治而去世了,她稍黑的皮肤,亮黑的大眼睛,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。她是一个苦命的女子,从小没有娘,不,有娘的但去世得早。听说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,由于她家个个瘦小劳动力弱,挣得的工分少、分的杂粮也少。娘为了饥饿的儿女,一次到公社的田里偷挖了几只番芋,被发现并遭批判处罚,而看到其他人也为饥饿偷挖过却无事,由于心理的软弱加之自尊心受挫,一气之下上吊自杀了。这可苦了两个年幼的孩子,父亲究竟不如母亲细心,弄得小林与其弟弟常饱顿饿顿,弱弱的她自幼就患有胃病,而今胃病转为胃痛痛失生命,实在可惜。

5

## 南通街头巷尾 常有烘番芋

过去南通每到天冷新番芋上市,一个个筒炉出现在街头巷尾,路过时一阵甜香飘然而至,诱人的味道告诉行人番芋烘熟了,快来光顾。我妹妹的小学同学露露,上世纪90年代从不景气的厂里提前退休收入较低,就推着放着黄泥筒炉的两轮推车,在市中心钟楼东或十字街南卖烘番芋,他选材好卖得好,每看到我路过就会老远跑过来送我一尝尝。撕开那焦黄且发皱的皮壳,冒着丝丝热气的番芋黄瓤便呈现在眼前,还会黏了一手浓稠的糖汁,咬上一口,顿觉软糯香甜,要给钱都不肯收。我问他烘得好的秘诀,他常鼻头脸颊带着煤黑笑着对我说:“烘番芋看似挺简单,其实不易,行里搭下话‘七分烘,三分捏’什么意思?‘烘’制过程占七成,‘捏’是熟制的手上功夫。轻重缓急,什么时候该捏、不该捏,没有书本明白告诉——全靠自己摸索掌握。捏少了,心不熟;捏重了,会变形,歪歪东东的模样,没人肯要。”多次看到他在朔风中专心弯腰烘烤的形象,我真佩服他能吃苦、动脑筋、不抱怨的实干精神。

世间向有“烫手山芋”之说且流传很广,比喻非常想得到一件好东西,但你又怕得到后会受到它的伤害,很是形象。

6

## 番芋助力 博尔特夺冠

番芋原产南美洲,后传入菲律宾等地,明朝时再传入中国。值得一提的是连破世界短跑纪录的“飞人”博尔特家乡牙买加盛行食用“山药”,“闪电”博尔特的父亲曾斩钉截铁地说,“肯定是山药使他夺冠的”。(20080811《新京报》)2009年3月份《环球时报》专题报道了“除了牙买加,全世界为‘山药’举办节日的国家恐怕没有第二个。”我查了一下英文字典Yam,中文翻译过来应“山药或是甘薯”,在中国来讲山药、甘薯是两种不同的食品,不应混淆。再查了一下记者在牙买加拍的“特里洛尼山药节”照片,结合文字描述(“大的有手臂那么粗,有黄红等多种颜色”),从而证实飞人博尔特儿时经常吃的应是番芋,也就是七品芝麻官讲的“当官不为民做主,不如回家卖红薯”的红薯,而非内里白色的药食两用的山药。

南通人称的番芋,而今成了很好的保健食品,养生专家说是抗癌食品,长寿之乡如皋将其列为长寿食品,但若把它吹成了“冠军食品”,真是太过分了!



## 1 番芋广受南通人欢迎

南通人叫的番芋又称红薯、番薯、地瓜、甘薯,现在看来是最普通便宜不过的块根食品了,可在50多年前,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,却是紧俏之物,当时南通市粮食局规定:每6斤番芋相当于1斤米,每户每月须搭配一定比例,以解决当时的粮食紧缺。青少年时代的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消化力强肚子易饿,吃

番芋可满足一时的胀饱感,但也饿得快,吃多了还闹烧心吐酸水灼肚,弄得我胃病频发。虽然母亲想方设法变换着方式吃:见买到水分多甜味足脆脆的红心山芋,就削皮切片生吃;有时煮粥有时蒸着吃或做饼吃,可我最喜欢的是烘着吃。

送到贴缸灶的筒炉里烘质量最好,但花了他的煤和时间当然是要收费的。

那时我家还有老式灶台,常用晒干的毛豆或棉花秸秆当燃料做饭,这些秸秆在刚燃尽之时,母亲就把番芋埋在灰烬里,靠余热把番芋闷热烤熟,正如一首诗里说的“豆秸火煨熟,赛板栗绵香”。这种烤番芋外焦里嫩,排出部分水分浓缩为精华,故甜味足香味浓格外诱人,当然广受我们孩子的欢迎。

## 2 烤红薯治好了乾隆皇帝的老年性便秘

清朝第六位皇帝乾隆寿至88岁,在我国历代皇帝中享年最高。据说,他在晚年曾患有老年性便秘,太医们想方设法为他疗疾,但总无法根治。

一天,他散步路过御膳房,一股甜香气味迎面扑来。乾隆走进问:“是何种佳肴如此之香?”正在烤红薯的一个太监见是皇上,忙叩头道:“启禀万岁,这是烤红薯的气味。”并顺手呈上了一块烤好的红薯。乾隆从太监手里接过烤红薯,撕

开外皮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。吃完后连声道:“好吃!好吃!”

此后,乾隆皇帝常要吃烤红薯。由于红薯纤维素多,滞留肠道时间较短,他久治不愈的便秘竟不药而好了,精神也恢复了。乾隆皇帝对此十分高兴,便顺口夸赞说:“好个红薯!功胜人参!”从此,红薯又得了个“土人参”的美称。

清代名相吴琬(1637-1705),最爱吃沁州老家的红薯,并把它称为“远亲食

品”。一次吴琬用红薯宴客,席间即兴赋诗一首:“地中珍宝席上仙,味招蝴蝶舞翩跹,远亲食品尝一口,薯不醉人人自醉”。

民国年间有一位北京文人张醉丐,以专写打油诗闻名,冬日他嗜食烤白薯(北京天津称谓),特为一张画配写过诗:“白薯经霜用火煨,沿街叫卖小车推;儿童食品平民化,一块铜钱售几枚。热腾腾的味甜香,白薯居然烤得黄;利觅蝇头夸得计,始知小贩为穷忙。”

## 3 李方膺以好画相换烘番芋

有趣的是我父亲安颂谟曾于20世纪20年代在《通海新报》当记者,编辑部就在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故居梅花楼里。在他留下的《安颂谟札记》中记述了发生于梅花楼的轶事:“这李晴江(李方膺的号)平日作画,和他妻就住在这四面玻璃建成的(楼上)画室(早年应为纸糊,估计是后来安装的玻璃),光线明亮环境幽静。”“求画之人群集于楼下,静待数日李画师在楼上画成后,呼叫‘××人的梅花

画好了,上楼领取罢!’画值数元或数十元,悉遵李先生的吩咐,照数交款取画。如这人嫌贵不要,李画师不勉强,空手而出。或有人交款取画到市上可售高价。”

一日忽然楼下邻街上有“熟番芋卖了”的声音,李方膺在楼上听此叫声,即在楼窗口吊下一只空篮,呼“买一只甜的大熟番芋”,卖的人拣了一只顶好美味的,楼上问价若干?卖番芋的人说“二角钱罢”,李应诺从窗口丢下一幅画梅,答

“今天无钱,过几天补还,可否?”卖山芋得画到市上卖得一百元,喜甚。

有人问:“李画师!有人愿出高价买你的画,你不肯(降价)卖,愿送给卖番芋的人,何意?”李答:“卖番芋的人小本营生,真苦,我现救他一把……”

我多年来收集了几十篇李方膺及梅花楼的资料,但这样生动有趣的故事过去从没听说过,特具南通人厚道的人情味,亦可见大画家李方膺爱食烘番芋,不惜以好画相换。

## 4 白岩松用一个红薯追到了娇妻

万伯翱先生登在《新民晚报》(20151001)的文章里回忆:“我和父亲万里(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)终生喜欢吃红薯,尤其是烤红薯。无论在清贫的山东老家上学的时代,还是艰苦的抗日和解放战争中,老父亲都以红薯为伴。1978年春节,我从郑州炮校去探望他,我早起赶了合肥自由市场大集,特别买了几个热腾腾的烤红薯,拿回家他就自己剥开吃起

来,边吃边详细问了价钱……”因烤红薯味道特甜,万里探究说:“红薯的英文称为Sweet potato也可译为‘甜薯’,倒十分贴切。”

家喻户晓的央视名嘴白岩松,圈中人都笑说:“白岩松用一个红薯就追到了娇妻(朱宏钧)。”那时白岩松常用自己的工作证作抵押,租了一辆自行车将朱宏钧送到宿舍楼下。有一天已经到了深夜,当白岩松满头大汗地载着朱宏钧来

到宿舍楼下时,不远处飘来烤红薯的清香,令两个年轻人顿感饥肠辘辘。白岩松拉着朱宏钧往小摊走去,花一块钱买了两个烤红薯,递一个给朱宏钧:“对不起,我只能请你吃烤红薯。”朱宏钧要上楼了,白岩松鼓足勇气,认真地对她说:“小朱,从见到你的第一眼起,你就成了我放不下的牵挂。”朱宏钧慌乱地看了白岩松一眼,没有回答……(据冰溪洋的博客20110722凤凰博报)